能改齋漫錄卷七

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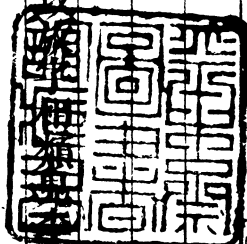
摩頂致踵

孟子摩頂放踵蓋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illegible]
善文選注

腹腴

杜子美徧勸腹腴愧少年本禮記冬右腴夏右鰭鄭氏曰腴
腹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練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鍊師當
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按後魏

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輙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爲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峩眉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按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練字從糸

麻鞵見天子

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屩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爲

之謂之麻鞵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鞵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爭按史記龜策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按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又劉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陰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於服繹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樹陰

不移堯卽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今字書止云賑言

其富蓋言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

潘子眞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千文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習古今樂錄子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艷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夜黃倚歌

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鴨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耶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為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尚未知出處後得館中本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名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曰太平御

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
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謂是水爲魚龍水
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云鼵
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
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子
按倦游雜錄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
多鯽泪鰍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眞燒之尚
作魚腥魚龍古之坡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頹塞漸久而土
凝爲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
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
是否乎又按酈氏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且龍秋分而降

則蟄寢於淵疑杜詩或用是今備載於此以俟識者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羣特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云斯亦足以

藉手見古人矣按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來久矣

黄鳥

杜詩轉枝黄鳥近泛渚白鷗輕葢用齊虞炎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黄鳥度青枝

弱枝裹朱仲李

王彥輔麈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爲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按王子年本傳子年隱于東陽石季龍之末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召不起以晉史考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閒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岳未及見必矣而彥輔以爲用其事何耶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

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止見于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耶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枝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按班固漢武故事並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覗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後世用俾倪皆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詩云罘罳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故杜子美詩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溝塍合山色遙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莊子雖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注云堞

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於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牆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緣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億故鄉詩云塞鴈已侵池籞宿宮鴉猶戀女牆啼此學長卿也

不夜城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葢古者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

臨關之句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山魈一足

廣異記云山魈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叫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彥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按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穟高五

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炊紅鮮似霞散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梨詩云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未攖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厨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檄靈賦云世有黄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却赤

弈棋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趙岐注曰弈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又注云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弈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曰弈圍棋也揚雄方言曰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弈故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揚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益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

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預注曰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戸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詩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按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掎摭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洪慶

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掎摭諸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按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李善引說文曰掎偏引也張銑注曰掎偏摭拾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葢退之所用實本此也然掎一字子建葢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掎之杜預注曰掎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掎之師古注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裋褕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士被文繡兮士無裋褐洪慶善辨曰按列子曰衣則裋褐食則粢糲音義引方

言裋褐襦許愼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謂之短褕荀子作豎褐注云童豎之褐漢書云裋褐不全注云裋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蓋襜褕短者謂之裋褕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余未之見也以上皆洪說余按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襲澹石之蓄張銑注曰短褐麤衣也韋昭曰短爲裋裋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既以短爲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爲裋則短褐之爲長短之短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裋褐惟選不然裋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余按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洪葢取大戴之意耳

幺麽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幺麽微螽斯洪慶善曰麽亡果切幺麽細小貌班彪曰幺麽不及數子余按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麽莫可切然洪以細小兼論幺麽非矣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幺麽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蔪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蔪兮鳥華翼非也余按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禾黍之蠅蠅也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蔪蔪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蔪漸二字不同何也蔪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歛切蠅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居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杙也予曰非也此蓋從韻畧所注按陸德明音義是古黠反爾雅曰棖謂之

楔疏曰根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根謂梱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根鄭氏注曰根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居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坫端止謂堂角端而非居也予按齊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或又作居然則居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根闑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爲杙非也蓋杙者橛也橛者闑也退之不應重用橛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揆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
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
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
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鬭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
對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衣
裳蓋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説予嘗以此論近誣蓋荆公用
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
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彊云借第以
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
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
游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靄翊三台稽阮襟情管樂才蓮沼

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臺守印北闕元勳在却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酊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荊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爲對耶况荊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經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㞙㞔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㞙㞔吹當作炊煮之炊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㞙㞔作薪以爲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華海賦曰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饕餮賦葢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

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何耶無乃與東坡之說牾耶予又按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葢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換鄭康成曰畔換猶拔扈也拔與跋字通故西京賦睢盱拔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罷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畔換今本詩皆作畔援班

固高帝紀贊曰項氏畔換韋昭曰跋扈也

彎碕臨硎

王荊公彎碕詩云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按左太沖吳都賦左稱彎碕右號臨硎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彎碕臨硎閽闥名李周翰注曰彎碕臨硎皆險峻也二注不同何耶

明駞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駞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酉陽雜俎謂世傳明駞千里腳謂駞臥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按朝野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駞至洛時四姓定訖故

人謂之駞李氏明駞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詩田父嗟膠漆爲潼關棄甲也左傳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荆公詩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益用此

媒蘖媒蝎

蘖少藴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蘖其短孟康注媒酒酵蘖麴謂釀成其罪益齊人名麴

餅爲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云抑自爲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語予按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齧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藴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樐

干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樐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樐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標樐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万楯在內以此知鹵

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益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于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韋昭曰櫓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賀益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卽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按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分雙賜筆按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鵰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爲棋局敲針作釣鉤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棋又云稚子敲針作釣鉤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鉤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畧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人篇曰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雨絶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别美人之遠如雨絶獨延佇心中結蘊用晉潘岳哀詩云漼若葉落樹邈若雨絶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絶天汪彦章表云生平戇直不隨世俗於雷同歲晩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絶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别張芸叟詩云此别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司詩云遥知此别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

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葢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曾記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曾爲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並自布籌斂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蘇頲傳所載明皇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匄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按
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稚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稚
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玠談藪

要路津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蓋用古詩何事策高足先
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蓋用虞世南侍宴應詔詩
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按漢置八儀密奏陰陽

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云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綏匹行貌按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於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綏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葢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葢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葢用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關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

賫絹啟曰關東之妙澘纖陋其卷綃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秘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按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爲正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得正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按李密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以謝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

澠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葢歐陽文忠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葢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條西淸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飜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葢出此以上皆蔡說予按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尙遠而黑風吹海葢東坡博極羣書兼用乎此政如雪詩

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兼
用南史但不道鹽耳故事也

龍尾道

淸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
遷副樞未行遂罷出知虔州有詩云午亂龍尾道來刺虎頭
城益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堦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
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
龍尾道見賈公談錄公旣出而旭亦罷其謝到任表云且虔雖
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於哀榮跋山涉川之
任敢辭於艱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
遂徵臣納忠之志益公乃衢人也

沈著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葢謂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鵲尾爐按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祥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甘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為先驅

觀者如堵牆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筍行

杜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真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于砂土上獲真珠又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

腳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瓈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逼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酉陽雜俎謂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大侈焚之之事爲證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經陶侃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爲烏程令注云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嘍唶

柳子厚答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按魏公子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唶聲也左傳行唇唶唶唶又音子夜切廣雅曰唶唶鳴也漢光武贊唶曰亦用此字嚄廣韻云嚄嘖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蟆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按龜策傳曰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按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

沿牒

顏延之詩云測恩躋愉逸沿牒情浮賤注云沿牒隨牒也予按王衍曰隨牒推移遠至於此

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按陸士衡

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樽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潾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按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瞻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按左傳芋尹蓋對曰廢日共積一日

遷次杜注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皐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按吳郡圖經續記云皐橋在吳縣西北皐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皐橋羇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宴元獻轉刑部侍郎啟云紫詔疏恩白雲登秩

孫逖作裴敦復刑部尚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按左氏傳郯

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雲詩也劉禹錫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擕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按唐僖宗光啟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荆公詩靜占寬閒五百弓又詩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按唐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爲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度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卽歸空故曰極微

揚雄反騷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

以爲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爲初或謂始祖爲鼻祖者其義如此

周顒宅作阿蘭若

王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按顒傳云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假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益義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耶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共二十六人自羲之至袁嶠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二篇郗曇至王渙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一篇而孫綽爲之後序

叢竹當封瀟灑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㬥㬥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灑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畆竹皆與千戶侯等非出此耶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灑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鐘荙芻過盡法堂空移牀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璫動晚風按顔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顔所引銀鐺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王仍以銀鐺爲鈴鐸而非鏁也子蒼博極羣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

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

公家曾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曾直不解事要作文章可人意按楊脩答臨淄侯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荆公答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按楊脩答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啟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

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衆心回春柏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大士棲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內翰吳弁正仲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衆迎堂再至柏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竈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

利薦以白玉璧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璧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窣堵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豫章詩肉食傾人如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詩云盤渦與岸迴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修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前作賦聲摩空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陁許愼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益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陜茶馬運茶抵陜蜀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呂陶以爲言司馬丞相建遣戸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皆云一筆勾斷

歸來作從官既堂辭黄云客到彼親看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爲利運茶爲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爲便故詩云兩猾論兵幾敗國葢此爲王中正俞允作也

盧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盧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盧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盧江王瑗龍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收入宮復侍太宗出亭亭叙謝

咄嗟咄喏

宋景文公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羲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說余按孫楚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憒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宋爲是而劉爲非

金盤玉盃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爲之起立

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厨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遥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遥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遥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遥及弟子衣皆不濕故杜子美望嶽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僧爲上人

唐詩多以僧爲上人如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麄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眞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按而合服褒按方合錬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惜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於己酉還下秣陵某見陶公亦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詩云八字山頭鴈武昌江上魚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廸詩云髣髴明牕塵死灰同至寂按古嵩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眞含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牕塵注云狀若明牕塵也金液歌葢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牕塵服之灌入三丹田中卽入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葢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絶倫其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余按畫斷云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沓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爲上上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

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凄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未詳其義余按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絕粒又按本草圖經云方書言松爲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七鬣者今據圖經粒字當作鬣訛爲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此直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潞公嘗曰八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叙潞公語也

心跡雙淸

杜詩心跡喜雙淸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余按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

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楊雄長楊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賜葛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蕊孔稺圭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於投不在德按班固弈旨曰博懸于投不必在行裴駰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按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歸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謳吟鼓腹而笑

叩檻出魚鼃

東坡詩叩檻出魚鼃詩取一笑粲按柳子厚河間傳云遂入禮隥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

酒盡臥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雋瓶屢臥趙夔注云歐陽詩不覺長瓶臥趙夔注云張籍詩酒盡臥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葢本于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猶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讌詩見眷良不翅

守分豈能違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于本望家語子曰
變人之謂德教何翅憲哉不翅猶過多也

能改齋漫錄卷七

能改齋漫錄卷八

沿襲

一擲賭乾坤

韓退之鴻溝詩云眞成一擲賭乾坤葢用李太白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七十五長亭

杜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葢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七十五長亭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余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靈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葢本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也而韋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相對貧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遶身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建葢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决非相爲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口欲黄昏歸人爭渡喧葢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疎

唐包佶嶺下臥病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疎

葢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疎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真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葢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葢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怪遲葢效法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絶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顧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葢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

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虵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余按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益學朱也然二詩皆佳

詠婦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聲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能妙舞鄭女愛淸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洪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廻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删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

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以歌扇對舞衣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為艶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

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葢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號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葢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裊庭柯

錢內翰希白畫景詩雙蜻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

猶梟梟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梟樹百勞飛錢意章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伺梟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雪詩云片纔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詩天邊密勢來猶濕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

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椏子美玉几猶來
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葢用郎士
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
氣嚴當酒暖洒密聽窻知荆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
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窻知
一樹高花明遠村
田家汩汩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

微雨送黄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晩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絶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幹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録載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絶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花得幾時然山

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荊公喜王建宮祠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蕝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

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遺子鹿引麛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甘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息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鍠咏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皷笛弄浮生益用鍠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淸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飜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回

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破呉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蘂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卽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已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皐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摴蒲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緑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藁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祟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鴈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

長盧多遜新月詩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闕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寺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

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夢身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眞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葢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葢本五代沈彬詩地限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大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隋庾信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者盖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衆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

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
上皆王說余按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
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
府豈直方忘之耶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
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蕭詮夜猿啼詩斷章云
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

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賦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倣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鴉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愼由荅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已荅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荅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晩年之讖余以爲非是葢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别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耶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却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却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烟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歇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耶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荊公詩曰高青女尚向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首見楞嚴經及宋玉諷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荊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荆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窻美人琴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兹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却

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荼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荼花滿路開葢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霜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歷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按陜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而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胷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益可見矣

覩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温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覩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歳裴談過其父試誦庚信枯樹賦頲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藁黄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

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于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淸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模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毎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林勸孤影之句

蜀葵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戸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弦

蔡條西淸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爲難要當于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

余按此說出于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于唐皇甫松醉鄉日月發之下句本于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戸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絶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瑤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寖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語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長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爲得諼草釋者以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任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晩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戸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

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劒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鶱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

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温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晝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荆郞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葢本于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狗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葢取北史宋遊道

傳楊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牎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牎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堦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緑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作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牎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纎草水面迴風聚落花益

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葢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横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葢用盧照鄰巫山高去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

不知張芸叟酴醾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條西清詩話取善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實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于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于何處去日于何處來跳丸相趁走益用退之意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堯舜性仁賦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葢本于范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川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干戈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靑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晃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楚州王粲尙爲南郡客别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絶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

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余生乘輿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荆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

衰顔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戴花詩云衰顔紅易借髮短白難遮乃知陳無己髮短愁催白顔衰酒借紅葢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任任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按宋顧凱之常以爲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凱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

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别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獨可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葢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葢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

春水四垂天絲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用出字葢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曰邊鴈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為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淸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為蔣穎叔作非也予以為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燄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荆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雲齋廣録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别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國之句予以爲畋葢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滎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後觀晁少傅碎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魏粥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人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見晉書載記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遺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荊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

歸遲簦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荊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善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爲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荊公無可疑者但荊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淸前詩益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貞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絶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滞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淸麒麟嶽遁不涉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尉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畧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

張艮白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

蒨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抛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戓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疎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疎戸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戸野蔓延青入破窻蓋出于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䆫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蘂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已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村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案此下疑有闕文

薏苡芎藭

張右史耒晝卧口占云病裁薏苡無勞謗逕要芎藭不待庚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庚辭那復託芎藭

夢魂香

黃季岑言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洲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晏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眞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愼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嵘雲臺麟閣遥相望往寫褒公與

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淸渾字

東坡送曾元翰詩皎皎千丈淸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淸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淸

詠荷花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耦葉淸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淸風動晚凉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秘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種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揔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

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余按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于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葢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梲詩末章云虛作西淸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

舉王摩詰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董穎襲陳知黙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醸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葢襲陳知黙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脱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韓子蒼詩出陸龜蒙

韓子蒼作絶句天寒候鴈作行遠沙晩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别墅懷歸云題詩朝憶

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詹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晃載詹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乃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況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絶句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

益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顏色好晚雲纔散又當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言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隨人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謂決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筍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呂后爲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云云余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

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清眞贊

韓子蒼作草堂和尚善清眞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葢用東坡題王靄如來出山相云頭髣髴耳卓削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閒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王荊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雙孔子調燮元化兩周公議者爲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陳去非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鍮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拔唐黄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脱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泰和縣樓詩木葉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句

洗天風雨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日此

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

能改齋漫錄卷九

地理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汪藻彦章爲江西提學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絶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歳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于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

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畧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考之葢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即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書百餘函次石頭皆投之葢金陵晉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美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美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美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記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按梁廣州刺史蕭勃

舉兵踰嶺聲搖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頠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總師唾手而禽頠勃時尚居南康麾下聞之斬其首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氍討之文育率衆軍入象牙江捨舟進據三陂卒爲豫章內史熊曇朗所賣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隸豐城江西之江兆源於庾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而趨三陂以今觀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氍雖受詔見助而尚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滸縱能擒舊柵之豎子曾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

營于三陂庶幾法輒順流而應之則首尾薄戰孝頃父子無遺噍矣不幸姦人得而賣焉于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輒之爲鄉人也因史冊所書考石頭之誤俯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魯定公之二年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漢而陳

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敗之五戰而及郢嘗觀吳都具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自庾嶺兆源而洪州奠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爲軍也闔閭之六年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八年吳人舍淮汭而即豫章杜氏以爲漢東江北地囊瓦方且濟漢而陳于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建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八年捨舟而即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因以漢東之地爲平陸惟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

殊不知吳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小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張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小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于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頴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按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

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闊遠文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衛青傳韓說爲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余按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

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皆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按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蠹蝕龍舟鱗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邱行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曰朝臨孟諸野按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乎按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孔安國曰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在睢陽麋湄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

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荆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予按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明甚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益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以中牟畔與定公九年晉車在

中牟或別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按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漯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不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沖謂戎車盈于石城卽金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酈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爲固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鎮荆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

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則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説予按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郢州或爲富水郡然則彦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耶考佑云隋初廢州置郡至唐又併爲溫州又爲郢州則彦輔止據後來不究其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

云生長石城下開窻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謡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朐䏰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音潤蠢地下濕多朐䏰蟲劉禹錫嘉話云朐䏰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朐䏰在漢中俗作朐非是以上皆洪說予

按西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顏師古曰朐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朐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按杜佑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爲盛山郡盛山縣漢朐䏰縣地以三書考之蓋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朐䏰也漢書不著其意惟劉禹錫以其地出朐䏰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云朐䏰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從肉句聲黃朝英云考其意當作潤蠢朐如順切䏰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考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朐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豪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豪今

認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按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爲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隱陵字音

開封府鄢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鄢音煙非是按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鄢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漢曰傿後漢晉隋曰鄢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孫陵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潤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齊梁晉六代都興按搜神記蔣子文爲秣陵尉破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中都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志以爲臺當孫陵

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羲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緑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為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蕙草恐不然也唐陸贄月照鑑湖賦曰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

淸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紿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隑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澧水

道元水經曰澧水逕安南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寺門南開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至夏水懷山漭洲皆没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臯雜錄云嘗至泰山見其峯巒歸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葢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荆州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虚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宫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以此推之南嶽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

猶長沙婺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按南部新書云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鄒衍著書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

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乃所謂九州者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黿鼉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岧亭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滿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并以唐吳融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

甘熟客分金爲據而以洞庭湖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於吳楚皆產柑橘第湖山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審此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非陋八莫傳劉瑾甘賦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云傾予節兮湖之匪徐陵甘詩云江潭開修竹由古以來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於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行人稀又自瀼西

移居東屯茅屋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按荊州圖記云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復縣也

烏石岡柘岡鹽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荊細逕水雲間又雜詠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荊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黃吉父詩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

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云兒童其戲苦鹽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雎陽

應天府南京雎陽舊地也近世皆以雎爲趄音非也按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雎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注梁國雎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注雎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

皆音睢

武林山

李翺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春注曰卽靈隱天竺寺予按杭州無武陵山陵字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游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予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寰宇記宋樂史所撰史是太宗時人則

沈郭未嘗見實守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荆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正義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酈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亦不明指一處不可專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荆蠻

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祔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按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卽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戍奔命於夏汭也有荒谷卽莫敖所縊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按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荆山後遷紀郢卽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

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都之郢而尚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即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止謂楚都南郢

黃金瀨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邱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予按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邱考黃金瀨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謂

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地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爲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按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注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即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推

戴即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長水柳千條若爲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山板橋曉別云廻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窻戸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荆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按武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質爲洲蓋名世賚弼殆天啟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於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按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尙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言考之其曰京挺的乳則茶以京挺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業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别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

誠甚曰北苑茶昔是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回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遥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外陋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其畧云偷閒養高亦有其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愧於離宮均樂同歡尚慙於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鋌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正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按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

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衂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嘗暴起一洲形如龍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龍轉以爲琵琶蓋肇於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脩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按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艮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絶然代出偉人至若贑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

今白人物殊少然則璞記滑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滑音先斜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唐三峽之隘今朝廷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於利夔兩路置帥以繼西蜀之勢於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

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按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寳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閤皁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閤皁山山形如閤山色如皁故號閤皁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詩云萬仞天然闔閤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閤皁形色收蓋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州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異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峯數十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槩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溫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

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淸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翺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君字誤也按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隷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郟鄏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葢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去梁園總是村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卽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余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兎園平臺鴈鶩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兩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浠水改爲蘭溪）一屬婺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余按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皆曰洲

魯港臺基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

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唐澹臺子羽之墓余按宋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豈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於稽考也

爛柯亭

李宗諤云遂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棊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即此地也乃知觀棊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賨華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予按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音亦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葢未指其所出按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黄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湟州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葢亦不善考者也

灤河縣

竇苹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於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按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竇以爲在東非也

能改齋漫錄卷九